



5岁孩子狂赚20亿、11岁女童饰演“替嫁新娘”……

大量儿童微短剧融入甜宠、复仇、宫斗、金手指等元素

短剧中“小儿”人设擦边走偏不忍直视



短剧剧照

“这只股票一小时内会涨停，我全仓买入，再加100倍杠杆！”近日，一短剧中，5岁小演员替父亲操控股票，片刻便“赚20亿元”，相关情节引发争议。

记者了解到，截至目前，该剧已有超29万次的收藏量。据了解，这并非短剧第一次因未成年人剧情引发争议。



短剧：小儿入“角” 戏份擦边走偏让人不忍直视

前不久，多家媒体都曾披露短剧中的不当人设。

9岁小演员航航被打扮成“小大人”模样：头发用卷发棒烫出卷曲弧度，穿着一件蓝色格纹衬衫。按照剧本的要求以及导演的示范，当他看到面前五个二十多岁的“长腿美女”未婚妻时，他的眼神瞬间“拉丝”，嘴角直流口水。

刁璐璐是最早拍摄萌宠短剧的导演之一，他透露合作的一名儿童演员在剧中饰演“老祖”（外表年轻，其实活了数百上千岁，能力强大）。这名儿童演员的父母称，孩子拍完戏回到学校后，整个人的言行都带着上位者的气息，动辄对同学扬言“小心我灭你全家”。孩子的父母说：“这孩子真的不能再演竖屏了。”

另据北京日报3月17日报道，如今，大量儿童微短剧融入甜宠、复仇、宫斗、金手指等少儿不宜元素，暴露出的成人化、娱乐化、工具化问题令人担忧。

在一部讲述重生复仇故事的微短剧里，开篇即是残忍凶杀场面，小宫女、三皇子、太子三位主角均由未成年人扮演，年龄不过十一二岁。

剧中虽无出格亲密戏份，却不乏同床而眠、宽衣上药等情节。看着儿童演绎甜宠剧情，弹幕及评论区不时出现“小时候看大人谈恋爱，长大了看小孩子谈恋爱”“两个小家伙还挺有夫妻相”等言论。

据中青报1月14日报道，一部由11岁女童饰演“替嫁新娘”的短剧，在引发广泛争议后下架。

专家：此类剧情易对未成年人价值观造成冲击

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、视听艺术研究中心主任赵晖表示，不少儿童微短剧在题材选择和主题立意上存在偏差。“首先，小演员年纪尚小，演绎甜宠、复仇、豪门等剧情，会直接冲击自身价值观；其次，观众中不乏少年儿童，沉迷此类剧情也会受到不良影响。”

她认为，“爽点”固然重要，但更应凸显亲子温情。影视剧应当教人爱自己、爱他人、爱社会，而非教人仇视、报复。用极端恶意取代善与美，会产生负面价值，对未成年人危害尤甚。

此外，拍摄过程对小演员身心健康的影响也值得关注。“一方面，拍摄内容可能超出儿童认知与身心承受范围；另一方面，微短剧拍摄节奏快，部分剧组十五六个小时连轴转，儿童沦为流量生产的‘螺丝钉’‘工具人’，这种倾向必须遏制。”赵晖说。

广电总局：遏制儿童类微短剧成人化、工具化倾向

1月8日，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发布儿童类微短剧管理提示，要求遏制儿童微短剧的“成人化”倾向、纠偏“工具化”倾向、抵制“娱乐化”倾向，防止因创作不当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。

管理提示发布后，多部儿童短剧拍摄计划暂停或延期。

3月10日，红果短剧发文：1月以来，平台持续收紧儿童类微短剧的审核要求，强化未成年内容安全保障，坚决遏制微短剧中将儿童“成人化”、“工具化”、“娱乐化”的倾向，管控内容包括但不限于：儿童形象演绎心机、腹黑、总裁等成人化人设/情节；儿童形象演绎超出其可承受范围的生理/心理伤害情节。

2026年2月，平台共拦截/下线/要求修改存在儿童负面情节微短剧160部。

新闻纵深

“千亿产值”短剧精品化之路该怎么走

“过去的一年，有5000多名总裁轮流被下药，3000多名女主精准地走错了酒店房间，还有2000多名千金上演了团圆戏码，就连剧中的巴掌戏加起来可能都得绕地球好几圈。”去年11月，短剧厂牌“听花岛”总制片人赵优秀调侃了短剧内容“复制粘贴”的普遍现状。

短剧苦抄袭久矣。故事的光鲜一面是“千亿产值”和“两倍于电影大盘”；据行业估算，2025年中国微短剧（含漫剧）产业产值已突破千亿规模，市场体量接近同期全国电影总票房的两倍。

被抄袭的猎场

“编剧和作者需要内防同行融梗，外防恶意举报，但最难防的，还是那些防不胜防的小偷。”

书云月是一位从网文圈转入微短剧行业的编剧，在她看来，这句话几乎是整个行业的生存状态。同行们心照不宣，在追求极致效率的“短国”，大家不得不“追风”，当下什么内容风头正劲就要跟上，一定程度上，就是鼓励抄袭。

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创新与竞争研究中心主任陶乾向记者指出，目前涉及短剧的抄袭纠纷，主要存在于短剧与文字作品、短剧与短剧、AI漫剧与网络文学之间。

由于叙事逻辑和内核高度同构，短剧在题材来源上大量依托网络文学IP，后者成为被抄袭的猎场。事实上，短剧的前身就是一些网络小说在各大互联网平台投放的营销广告，随后逐步诞生为小程序短剧。

除了短剧与文字作品的抄袭链条，更省事的逻辑下，短剧还会直接复刻爆款短剧。成本是其中的重要考量，据业内估算，一部原创中等短剧的制作成本在50万至80万元，而靠“对标洗稿”的复刻版本可以压缩到十几万。

据业内人士观察，早期投流逻辑下，盗版方发展出一套“洗素材”的方法，可以绕过平台的版权识别系统。比如，他们会故意利用算法漏洞，把原剧名《末日来临，我在开超市》里的“未”改成“末”，变成《末日来临，我在开超市》。观众的大脑会自动修正错别字，但在机器算法里，这是两部完全不同的剧。

如果复刻后走的是漫剧路线，成本还会进一步被打穿。漫剧，即动漫短剧，是指结合漫画内容，搭配脚本、配音，实现漫画视频化的内容形态。其中，成本最低的是“解说漫”：只需要将小说文案输入AI，选定固定的动画建模模板，几分钟之内，一集配有机械配音和简单动态画面的“动态漫画”就可以生成，整个制作过程的成本只有软件的使用费。

被杀死的故事

盗版抄袭等显性掠夺之外，更令人担忧的，是同

质化现象对整个内容生态隐性的侵蚀。

与短剧突进的产能匹配的是惊人的IP消耗速度。《2025微短剧行业生态洞察报告》显示，番茄小说2025年前10个月的IP改编总量，较2023年全年激增了17倍。多位受访者都向记者表示，海量的改编并未带来百花齐放的创作，反而将影视创作变成了精密计算的算术题。

“从叙事学角度来看，人类故事的原型与母题当然不是无限的。”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张斌指出，传统的电影、电视剧是在这些基础母题之上，通过探索不同的题材、人物配置和故事情节，重新组合生成新的表达。

然而，短剧目前的做法并非如此，而是对这些资源和题材在短时间内进行高强度的“掠夺式开发”。张斌认为，由于短剧投资小、金融风险低，资方的产业逻辑就是不断复制某种题材投放到市场去“试水”。他将早期观看短剧的体验精辟地总结为“一耳光一集”，意思是，短剧通常只追求情节反转的速度与刺激度。在所有的感官体验中，“爽”“虐”“笑”成了当前微短剧创作被精准锁定的三大靶向情绪。

“故事本身正在被杀死。”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巍直言，“短剧放弃了铺垫、逻辑与人物弧光。”

“精品化”是这一两年短剧行业常提的关键词。随着行业逐渐成熟，一些作品在影像质感、镜头语言与制作水准上已明显提升，尝试摆脱“情节轰炸式”的粗粝形态。

早些年，只要短剧项目拥有头部演员或热门IP，即使剧本尚未成熟，也可能获得平台高价采购甚至竞相争抢。而如今平台更强调“内容优先”，通常需要在扎实的剧本基础上再叠加演员资源，项目才有可能获得通过。在业内看来，单纯依赖流量或明星驱动项目的时代正在逐渐过去。

编剧唐小蓝也关注到，越来越多专业院校出身、原本走主流路线的导演和编剧下场“降维打击”，花四五十万博收益的剧组在变少，精品化、市场化是一个大趋势。

另一方面，维权也在往好的方向发展。唐小蓝去年亲历了一次完全不同的维权体验，去法院沟通时，她发现法官对IP、版权、剧本侵权这些概念非常熟悉，不需要她从头解释“什么是网文”，法官能直接指出她的案子适用哪条法规、应当如何处理。“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。”

2025年下半年，书云月转行成为短剧编剧。

这几个月，书云月接的单子全是改编。她认为自己能够分清“对标”和“抄袭”的边界。在她看来，正常的题材迭代不算抄袭，“但是你不能只换个痛点，却把人家的故事背景、核心梗、人物设定乃至主线走向全盘借走，那就是板上钉钉的抄袭”。

本版文据《中国新闻周刊》